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版

生活

第一卷第二十六期

本期目次

奢侈　俞子夷
吃飯難　夢九
南通小販生活　啓之
內直富家太太的日常生活　嚴大椿
有乞丐閱歷的話　平齋
這也是人家的女兒　竹君子
山獺生活狀況　有文

奢侈

俞子夷

車子——黃包車，小車，馬車，汽車——是什麼用的？是交通用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有小車的地方，只得慢慢的推着．開了馬路，當然可以通黃包車馬車了．造了汽車路，當然可以用行得頂快的汽車了，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快不快，便不便，是我們交通上的問題．用什麼車，和身份資格不應當有什麼特殊的關係．然而事實却不然．軍閥官僚非用汽車不可．不用汽車，好像是丟臉的．他們在路上坐在汽車裏，愈開得快愈好．問他們有沒有要事，實在他們是去應酬拜客，到了人家打牌抽大烟的．他們的時間實在是一文不值，終年的浪費．但是好像自己沒有汽車，是窮的表示；汽車走得不快，風頭一定不足．造汽車的人，目標在省時間，辦事增加效力．那知用汽車的人却借來搭架子．發明者知道了，一定要大發牢騷呢．還有一個可笑的事，新法結婚，有好多要裝闊的新郎，也一定要請新娘坐頂慢頂慢的汽車．這又別是一個用意了．用汽車是裝闊；走得慢是捨不得新人受震動．我說既經是拿錢做標準的，橫豎不在乎走得快，何勿用五色鈔票在頂慢的小車上——可以用牛車，一定更慢——紮了些彩，然後請新娘坐．這樣又慢，又搭架子，並且還新鮮別緻，豈不更好！

鐘錶，本來是計時用的．但是現在用錶的人，有好多，目的不在乎時刻而在乎裝闊．好像沒有一條金鍊條，一隻金錶，或是一隻金的手錶，是要被人看不起的．不然，何以有金錶的人，約了人，常要不守時刻呢？他們只要錶的價值貴，花樣新，時刻準不準，本來不是他們的目的．實在掛一匣珠寶，或改用錶空匣子縛在臂上，裏面放些珠寶更可以價值貴些．再不然，把錶改成一表，載明他家產及每年的收入，掛在袋裏或縛在臂上，

豈不是更可以表明他的富嗎！免得現在這樣，鐘錶在稅則裏一律列做奢侈品，使我們要用精確計時器的人受了加稅的大影響．

實在太奢侈了．不講頂闊的人．平常的女學生，逢到開會或出去吃喜酒的時候，他們一個人身上，實在太貴了．一套衣裙，料子每三元五元一尺，連做工及裝璜，四五十元，不算希奇．一雙襪和一雙新式鞋子，又要近十元．手帕兒，絲圍巾，又是五六元或十元左右．零星的叉針等要一二元或八九元不等．手上戒指五六百元的金剛鑽還不很好看．耳朵上又可掛一千元，頭頸裏再套三五千元．臂膊上再擱八九百元，或千四五百元．不算什麼事，可以供小小一縣份做全縣的小學校經費了．不講利他，專講自利，那麼，這許多東西變了現銀，存在銀行裏的利息，也儘可以供給三五子弟全部的學費了．

婚嫁是大禮，當然要鄭重些．請客人吃的酒席，或者還可以說恐怕慢客，不得不略爲從豐．自由戀愛，決不以金錢的多少做標準．嘴裏雖如此說，然而定婚．若只有金的而少了鑽石或珍珠，在中等人家已經視爲莫大的恥辱．金錢的魔力究竟要比自由戀愛大得多呢．這並不是人心的變劣，實在是奢侈成了習慣，使人不知不覺的受這束縛．新娘子滿箱的衣服，過不多時，便因不合時而重做．不要說浪費衣料，便是縫工的勞作也是寃枉白費的．有人說，上海的縫工太缺乏，日夜忙個不了．我說只要奶奶小姐們肯稍微減少些奢侈，縫工便可以節省好多的心血．爲人道計，也不該如此把工人的心血浪費．

衣食住交通是我們物質生活的根本．一入奢侈，便惹起社會全般生活的不安定．生活是當然要求安適，謀便利的．但是安適便利和奢侈不一定是相同的．實在滿身有了奢侈的裝飾品反而覺得不安適不便利呢．太裝闊了，反而要惹禍招非．身上裝了價值幾萬元的東西，不時時刻刻怕被刦或被綁的嗎！

> 世人通病，先事體怠神怠，
> 臨時手忙脚亂，既事意散心灰．
> 呂心吾

吃飯難

夢九

有一天星期日，靑天白日的不暖不冷，最適宜旅行，我就約了幾位同學，到狼山去遊覽遊覽．自南通城裏到狼山不過十八里的距離，負了熱水瓶，漫漫的跑了去．出了校門，那一排的車夫，都趕上來道：『先生！上狼山去？坐車罷！』我們都回絕了．正此時有兩個香客走過來，那些車夫連忙叫過：『老爹！到狼山去燒香？坐車罷！路多哩！……』香客也不回頭，只哼了一聲：『多少錢？』其中有一個車夫，趕前幾步道．『我也不說多，你們兩個坐呢，一個小角子罷！……老爹！』『你若推的？十八個銅板．』『老爹！此地到狼山十八里呢，一個銅子一里，怎做得到呢？……』車夫很懇切的說：『老爹果能再添嗎？』『你要推的，就這麼多；不推就罷了．』這車夫聽了這話，盤旋了一下，臉上皺眉道：『不問了！我等了半天，是頭一個生意，就蝕點本

罷！』兩個香客相向的笑，坐到車上去．『好硬啊！坐了屁股要痛呢！還有什麼衣服墊？』車夫荒手荒脚的脫下衣服，幫他們墊得平平服服．他們坐好了，開始推了．我看了這車夫，早飯，午飯，都沒有吃；推的時候，氣很迫促，半拖半跑的換上前去！

南通小販生活

歐之

毛巾販　這種小販，專在鄉間收買些毛巾，再轉買給城市間；有零賣給人家的，有整買給商戶的，他們從中每條可賺得二分至三分錢．如一人每日能販賣四十條，至少也有八角的收入．無如來源不多，所以他們的生活也就呈了困難的現象．與仁鎮是全縣出毛巾最多的地方，現一般紳士，又有什麼毛巾行的組織．如果實現，他們又要受一重大打擊了．

雞鴨販　這種小販，除販賣雞鴨而外，兼販賣雞鴨卵．他們收買來的雞鴨，多半賣給館子裏；雞鴨卵多半販給卵行裏，但沿街叫買的也很多．他們每販賣掉一隻至少有二角的賺頭．每個卵也有一枚至二枚銅元的盈餘．每逢立夏，端陽，中秋，度年等大節，多的竟有十元的收入；平時也有三四角至五六角不等．南通一般小販之中，還算他們的生活寬裕些！

糖販　糖販老年人幹的最多．每天挑著一担白糖和紅糖，沿村叫賣，手裏不絕地搖著鼓兒，鄉人如要買糖，聽得他的鼓聲，自然會喚他的．他們收入很微，每天至多也不過二三角罷了！

鹽販　做鹽販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他們從灶戶把鹽買來之後，若是被緝私營裏的兵看見，鹽充公之外，還要罰金或被打．所以他們多結隊的昏夜行走．有時竟至幾夜不睡，因此釀成疾病很多．可憐一班鹽販爲的什麼冒著危險，吃著辛苦去幹呢？大概不外三種原因：一因無自田可種，二因做佃戶田租太重，所賺不足以養家小，三因不識字，不能做其他的事業．所以他們的生活，到也是本刊應討論的問題．

甪直富家太太的日常生活

嚴大椿

甪直的甪字，恐怕認識的人還很少吧？現在我先來解釋牠一下．甪音六，這個字在字典上也難能查到．牠沒有什麼解說的，字典上祇說是個姓——是個複姓：叫做『甪里』．

甪直是蘇州葑門外四十里左右的一個小鎮．最先牠不叫甪直，是叫甫里；後來不知怎的改名甪直，再後爲着避不知那一朝皇帝（或皇后，我記不清了．）的諱，就改爲甪直．甪直地勢，是四面繞水，好像一個小島；因這上，牠的交通祇能通行小輪船而不可通行火車．牠雖是一個小鎮，然牠的市面，也十分熱閙．生活程度也不十分低．閒話少說，甪直的大略，我總算略略介紹過了；現在來談及正題吧．甪直在如今看來是一個半開通的地方．所以受過教育的，有知識的

婦女很少很少，不過百分之一．因了沒有受過教育的原故，於是都變爲愚蠢，迷信，………種種了．現在且把她們的日常生活略略寫些出來，給諸君一覽．

一、念佛　角直那班富人家的太太，旣有吃有着，家中事情又有傭人來做，她們除吃飯，睡覺之外，鎮日空閒着，因了閒空，就想出種種迷信的消遣來．就互相結合十多個太太，組成一個『香燭會』．這香燭會的場所，有的是假廟宇，有的是假人家的家庵．她們就鎮日的在這裏念佛，作爲消遣．

二、碰和—玩牌　那班太太有的不喜歡念佛的於是結合了四人，作方城之戰，這也是她們每天必做的工作．

好了，少說些罷．角直富人家的太太們，不染這種迷信，無謂………的消遣的，能有幾人．唉！角直的富人家的太太們！妳們到幾時才不做這種迷信，無謂，………的事情呢！

總而言之，要消除這種無謂的，迷信的………消遣，大半的責任是在男子——丈夫的身上．再說得明白一點，角直富人家的太太們，所以會做出這種無謂的，迷信的………消遣，全是男子——她們的丈夫太糊塗的原故，太無知識的原故．我敢在此地，痛快的罵一聲，他們是糊塗的丈夫！愚蠢的丈夫！我這樣罵了一場，有什麼用呢？要改惡爲善，須要有個方法才是．我以爲她們改善的唯一方法，第一爲她們的丈夫的，拿家中的傭僕減少，家中的事情，由妻子來料理．第二、是講給自己的妻子聽這種是無謂的，迷信的………消遣，並禁止她去做這種消遣．且教她去做種種有益的消遣．倘角直的富人家的丈夫，能盡以上種種責任，那眞能爲角直女界方面放一異彩．

有乞丐閱歷的話

齋．平．

我曾經遇見一位老於乞丐生活的人，（他現在脫離乞丐生活已有一年．）講他的乞丐生活如下：

我本是蘇州人，家貧少孤，讀了幾年書，普通函牘可以應用．自少不幹正業，對於烟酒嫖賭種種壞事樣樣很精明．日後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家庭的生活，亦一天難以維持一天．初起求助於親戚朋好；後來都厭惡我了．我的體質又虛弱不堪．不得已輾轉來滬，到城隍廟裏去作乞丐．初甚羞恥，對於乞錢，欲言囁嚅，不敢效他乞丐之肆聲狂喊．後來面皮老了，生活亦慣了，不以爲奇，與他丐無少異．過人哀乞，獲利甚厚；計自陰曆新正元旦以至元宵節，每天至少可得三元餘；平日可得一元餘，每逢月之初一月半，亦可得三元餘，所以每日除吸食鴉片烟一元外，生活方面非常舒適．但對人乞錢，亦有門檻：譬如對於老年婦女，對他：『好太太觀音慈悲！造渡衆生！太太賜錢貧人！壽福雙全！多子多孫！』反復狂誦；因爲他們來燒香本着慈悲行善的心念，

聽我這一番頌賠，個個心安擲錢了．遇見了小姐們，（年約十七八歲的．）更換口號，對他說：『好小姐，祝頌你配個好姑爺，早些生個好娃娃．』因爲小姐們最怕有人提及好姑爺，生個小娃娃這等聲調，况且在此稠人廣衆的地方，給我當衆狂喊，豈不羞恥嗎？差不多臉都漲紅了，他愈怒目相向，我的聲調愈加喊得高，他要免脫我的擾擾，立即擲下銅元了．

　我記述這個事實，當然不是敵人做乞丐，我的意思，以爲乞丐也覺有人把他做職業，其中也有舒服的地方，未免貽害社會太甚，可見改革之不容緩．

這也是人家的女兒

竹君子

　談到『生活難』我腦海中便擁出許多印象，并且是很深刻的，使我不得不消磨十數分鐘的時間去回憶這許多親見的可憐的貧民生活狀況；而印象最深的，是鄰居趙家的一個婢女的生活．趙某和我是極要好的鄰居，我決不會誹毀他，我只是誠實地將這婢女的生活狀況描寫出來，供給社會學者的一個研究小資料罷了．

　這婢女是數年前被人押給趙家的，價格大約是八元．可憐她走進趙氏大門之後，她艱苦不堪的生活和黑暗的不幸運命便開始了．以前的生活情況，我未曾目睹；聽人說：她原來被父母賣給人家－鄉人－做妾的，不幸她的丈夫不能彈壓妻子的閫威，只好將她押給趙家了．－大概他的家世是一定很寒苦的．

　她從沒有工資；每日工作十餘小時，所得的代價，不過是一日三餐－有時僅兩餐－橙樓色的麥飯和偶然破衣敝履的賞賜而已．每日黎明起身，夜深方眠；趙家八個主人衣履的洗滌，十餘間屋子的打掃，和每日的烹湯煮茶，均由她一個人擔任，并且還須抱小少爺和小小姐，其勞苦也可想見了．但尤有甚者：她每日日暮的時候，還要打二十桶河水以備次日之用；在赤日猛烈暑夏，每日須往鄉郊拔艾蒿等植物，回來做成蚊烟，供給趙氏一家的安樂納凉，近郊艾蒿拔盡，雖徒步五六里外，必須拔到，纔能回家，否則皮膚難保完全．更可憐的，她五六年來，還未有帳子睡過，雖盛夏蚊蠅嗡嗡，她的臥具也只是條櫈兩張破蓆敝絮一條而已．

　她的生活，比乞丐還劣，比囚徒還苦些．可惜說只是說了，誰也不能援救呵！－她的丈夫曾來贖過，趙氏堅執的須算飯錢呢．

山塘生活狀況

有文

　山塘位虞山之陽．通尚湖．水澄清．爲西鄉船隻往返城市所必經之路．沿塘居民．多在山麓間．自西門至鄉巷．毗連約有數百家．風俗習慣．樸塞異常．崇尚迷信．其故由於無良好教育以誘導之．居民職業．各不相同．茲將大略情形．分述如次．

一．業農者　山塘土地肥沃．以其易於灌溉也．土屬黏質．宜稻不宜棉．每於數雨後．農家輒從事播穀．於未播穀以前．預將紅花堆一泥罈中．覆以河泥．隔數星期後．泥草均腐臭．乃移入耕田．爲施肥之第一步．插秧後．亦有拔水草等手續．戽水除少數人力外，多用耕牛．迨收穫期．以河道疏通，多用舟載．此種小舟，大約爲農家所必備者．俟田禾登場後，從事耕種小熟．小熟多種小麥．偶見田横及界線處．栽以蠶豆，不復有他物．自此直待小熟成熟．從未見鋤草鬆土施肥諸事．據云．凡山塘農家，並不賴小熟之收穫．蓋小熟畝田祇得麥或蠶豆三數斗而已．米則畝田三數石不等也．業農一事，普通多以爲男人唯一職務．而不知山塘之業農者，適得其反．予負笈虞麓，歷二寒暑所目擊者．除耕田戽水，他如播穀、施肥、插秧、拔草、收獲，以至穀子登場後之甩、礱、打米諸職．無不由女子擔任．且男人對於此種事，直絕不問津．初不知者，恆以爲怪也．不特如此；彼輩婦人，於餘暇時，復入山採薪，或供飼料，或供燃燒，更有晒乾後由婦女擔入城市售賣者．十歲左右之男女孩童，亦多藉此生活．値大小節場．若輩婦女孩童，猶能利用農用船隻，蕩漾河中，應遊客之僱使，所入亦不無小補．入夏．又恆見母子數人，放舟湖濱，張網捕魚，視其容，怡然自得，並不以爲身體勞苦也．綜上觀之．山塘農業情形，概可想見矣．他處業農之叫苦者曷，一見山塘之婦女孩童．

二．業工者　男子壯年者．大多從事於泥木工作．晨出晚歸，專事營造城區房屋．日得工資銀兩角，膳食由主家供給．雖遇陰雨風雪之天氣，不肯一日輟業休閒．十六七歲之青年，多隨父作業，如徒弟制相勞．往來路途之背負傢伙雜物者是也．城市多江陰商客開設之織襪廠，計全城有二十餘所．織工皆爲城外鄉村婦女．凡山塘青年女子，咸藉此爲職業．晨起往往十餘成羣，各提一小飯籃．入廠工作．俟夕陽西下時，方得歸家．每日工作時間，約九小時至十小時，可得工資六百文．其代價之微小，可謂至矣．且此輩女工，由家至城，多屬遙道來者．如湖甸等處，每日往返途徑，在三十里左右．寒冬酷暑，不肯輟業．其克苦勤勞，可欽可佩．

三．業商者　山前豆腐干，爲山塘名產．鄰邑鎭鄉，多聞其名．營斯業者，有二十餘家．家畜驢，用以挽磨．夫婦三數人，每日可將三四斗至五六斗之豆，作成豆腐干．每斗豆可包五百塊．每消去一斗貨色．可賺錢二千餘文．當予旅虞時，每塊祇售五文，近以物價昂貴，已漲至每塊十文．但批發不在其例，每塊祇售八文，閱者或有客至常熟之機會，曷一嘗山前豆腐干滋味之鮮美，方信余言之不謬也．統計此項豆腐干盈利，對於山塘而言，亦可謂大宗收入云．

模糊過了一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個浮澡心觀理，將個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呂心吾先生呻吟語中特別精警語